

姓名：王菲

学号：2008020488

手机：13706403489

邮箱：wangdafei1985@126.com

学院：文学院

单 位 代 码	10445
学 号	2008020488
分 类 号	I206.7
研究生类别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山东师范大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论文题目： 论白蛇传的神话重述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现当代文学

申请人姓名： 王 菲

导 师 姓 名： 王寰鹏 副教授

论文提交时间： 2011 年 4 月 5 日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字：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学校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字：

签字日期：20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20 年 月 日

目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3
绪论	5
第一章 “白蛇传”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内涵	10
第一节 “白蛇传”的形成发展	10
第二节 “白蛇传”被不断重述的原因	12
第二章 “白蛇传”的重述特征	16
第一节 “白蛇传”重述文本	16
第二节 “白蛇传”重述的叙事视角	19
第三节 在消解中重述	21
第四节 在互文中重述	24
第三章 “白蛇传”重述的规律与意义	26
第一节 “白蛇传”重述的规律	26
第二节 “白蛇传”重述的意义	27
第四章 “白蛇传”重述的困境	30
第一节 神圣叙事的缺失	30
第二节 作家想象力的匮乏	31
结语	33
注释	35
参考文献	37
后记	39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40

论白蛇传的神话重述

中文摘要

自 2005 年以来,苏童、叶兆言、李锐等当代知名作家,纷纷加入到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全球重述神话的队伍中,神话重述引起当代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的热议。原始神话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下到底可不可以重述、如何重述成为当代文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神话作为原始社会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最初思考,其中包涵了很多终极的问题。神话重述,特别是“白蛇传”故事的重述伴随着现当代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在某些现当代作家们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甚至批判指责的时候,它们以自身的独特存在为现当代文学平添了一道独特而富有价值的风景。本文以“白蛇传”故事的重述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白蛇传”故事重述的文学作品作出整体的思考。

“白蛇传”故事最早出现在宋人话本小说《西湖三塔记》中,基本定型于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锋塔》,到了清代,故事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等方面都表现得更加成熟,比如玉山主人的《雷峰塔奇传》、方培成的《雷峰塔传奇》。“白蛇传”故事包含了蛇女母题、塔母题,白蛇作为蛇女形象的突出代表,来到人间与凡夫俗子许仙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最终被镇压于代表传统道德的雷峰塔之下。

“白蛇传”故事的重述文学作品主要有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民国时期)、卫聚贤的话剧《雷峰塔》(1943 年)、顾一樵的话剧《白娘娘》(1930 年)、向培良的话剧《白蛇与许仙》(1930 年)、张恨水的小说《白蛇传》(1954 年)、田汉的京剧《白蛇传》(1952 年)、李碧华的《青蛇》(2001 年)、李锐、蒋韵的《人间——重述白蛇传》(2007 年)、蒋勋的《舞动白蛇传》(2004 年)。在“白蛇传”故事的重述作品中,我们发现作家在重述神话传说时所采用的一些共通的方法和手段。在叙事视角方面,“白蛇传”故事重述文本中的叙事视角逐渐离开了说书人的视角,越来越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些“白蛇传”故事重述文学作品彻底颠覆了以往故事积极肯定的立场,采取戏谑、嘲讽的反向叙述重述故事,消解了原有主题,它们通过“白蛇传”故事的重述将人性的阴暗面加以深刻剖析,引发更加深刻的思考;“白蛇传”故事重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面对处于互文网络中的“白蛇传”重述文本,现当代作家或在以往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增删情节重组故事,或直接提及、评论以往的文本,形成更加丰富的语义体系。总的来说,“白蛇传”故事重述的规律主要有大话细说、正话反说、他话我说、旧话新说等几个方面。

“白蛇传”的现当代重述作品,丰富了“白蛇传”故事的体系,并且发展了故事的意义,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当代解读与传承。同时在精神大厦坍塌为一片废墟的今天,“白

蛇传”重述为我们撑起一些远古的精神碎片，它们越过不同的时代背景直抵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悟生命的意义。重述中国的神话，对中国形象的建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白蛇传”的重述重塑了中国文化的自信，重构中国形象的本土化，对当下中国文化备受欧美文化模式冲击的趋势进行了反驳。

“白蛇传”重述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一是在神圣情怀缺失的文化语境下，重述作品中神圣叙事的缺失；一是现当代作家想象力的匮乏，重述者们或者沿用基本的“白蛇传”故事情节，或者画蛇添足，狗尾续貂，或者将“白蛇传”故事生硬移植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或者主题先行，将重述作品变成了既定主题的传声筒。

关键词：“白蛇传”重述；叙事视角；反向叙述；互文性

分类号：I206.7

The restatement of the myth of White Snake

Abstract

Since 2005, many contemporary famous writers, such as SuTong, YeZhaoYan, LiRui, have joined into the team of restating the myth launched by Canongate publishing company, the restatement of myth caused 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and the art critics hot debate. Can the original myth be restated and how to restate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environment become one of important issues. As the initial thinking about the primitive society for nature, society and human life, the myth include many the ultimate question. The restatement of the myth, especially the restatement of the "**White snake**", are along with the entire development process. When som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riters are criticizing abou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statements of "**White snake**" make much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restatements of "**White snake**" is this thesis's research object. On the basis of closely reading about the restatement of the "**White snake**", the thesis makes the overall thinking.

The "**White snake**" firstly appeared in the novel of *Three towers of west lake*, and basically finalized the design in the novel of *warning of the words* by FengMengLong, which named "*the white snake were put down by LeiFengDa*". In Qing dynasty, the story in the aspects of the characters, the plot, the theme, have played more mature, for example the "*Lei Feng Ta Qi Zhuan*" of Yu Shan Zhu Ren, the "*Lei Feng Ta Chuan Qi*" of Fang Peicheng. The "**White snake**" contains the snake female motif and the tower motif. As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snake female image, Bai Suzhen fell in love with Xu Xian, and was finally put down by Lei Feng Ta.

The restatements of the "**White snake**" mainly include Meng Hua Guan Zhu's "*Bai She Quan Chu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i Juxian's "*Lei Feng Ta*" (1943), Gu Yiqiao's "*Bai Niangniang*" (1930), Xiang Peiliang's "*Bai She and Xu Xian*" (1930), Zhang Henshui's "*Bai She Zhuan*" (1954), Tian Han's "*Bai She Zhuan*" (1952), Li Bihua's "*Qing She*" (2001), Li Rui and JiangYun's "*Ren Jian—the restatement of 'Bai She Zhuan'*" (2007), Jiang Xun's "*Wu Dong Bai She Zhuan*" (2004). In the restatements of the "**White Snake**", we find that the writers in restating the myths by some common methods and means.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restatements about the "**White Snake**"

gradually left storytellers's point of view more and more deeply; the restatements of the “*Bai She Zhuan*” thoroughly subverted the positive position,take the opposite narrative perspective repeating the story, and they analyzed the dark side of human nature by repeating the "**White snake**", with more deep thinking.The restatements of the "**White snake**" has formed the system.In the face of the restatemen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riters increased or decreased the plot repeating the story.They mentioned the previous texts forming more rich semantic system. Overallly the features of the restatements includes elaborating, reversely descripting and new repeating , etc.

The restatements of the "**White snake**" enriched the story system ,develop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ory and completed interpret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At the same time,the restatements of the “**White snake**” provide the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contemporary.They make us become aware of the meaning of life.Repeating the “**White snak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image building of China.The restatements of the “**White snake**” reshaped the Chinese confidence, reconstructed the Chinese image, and then refuted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ultures.

The restatements of the "**White snake**" also had obvious limitations.On the one hand , the missing of sacred Feelings;on the other hand,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are short of imagination.The writers fellow the previous plots ,ruin the effect by adding something, transplanted the story into different environment or repeated the story with first-theme.

Keywords: the restatements of "White snake"; narrative perspective;

reverse narrative; intertextuality

Category: I206.7

绪论

自“白蛇传”故事基本定型以来，白蛇与许仙的故事就一直被后世的人们传诵，以梦花馆主的章回小说《白蛇全传》、卫聚贤的话剧《雷峰塔》、顾一樵的话剧《白娘娘》、向培良的话剧《白蛇与许仙》、张恨水的小说《白蛇传》、田汉的京剧《白蛇传》、李碧华的《青蛇》、李锐、蒋韵的《人间——重述白蛇传》、蒋勋的《舞动白蛇传》、罗湘歌的《白蛇》为代表的一批重述作品，为中国文坛缔造了一道独特的神话重述风景。关于“白蛇传”故事的重述文本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并且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而神话的重述也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文学现象。要探讨“白蛇传”的重述问题，我们不可回避地首先要界定“神话”和“重述”这两个概念。

一、关于神话

神话，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源头之一，伴随着人类走过了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进程，并且已经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资源，然而学术界对于神话的界定却一直众说纷纭，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标准。这主要与神话本身的特点有关，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原始先民不能科学地解释万物起源、自然现象等，只能以原始思维为基础，借助想象的翅膀，不自觉地将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形象化、人格化。因此，“神话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在原始时代，人类文化还处在孕育萌生阶段，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等人类文化还都浑然一体，未能各自独立。神话是原始先民遗留下来的唯一的语言文化，是人类社会各种精神文化的源头。”^[1]正是神话本身的这种巨大的包容性，致使来自众多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们对其概念仍然存在争议。总体来说，神话学界目前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即狭义神话论和广义神话论。

狭义神话论认为神话是一种无法重复创造的原始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将神话定义为：“神话就实质和总体而言是在原始公社时期的人们通过他们的原始思维不自觉地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加以形象化、人格化而形成的、与原始信仰相关联的一种特殊的幻想神奇的语言艺术创作。”^[2]在狭义神话论者看来，神话产生于原始公社时期，反映了当时原始先民生活的现实状况，表现了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愿望。狭义的神话主要包括原始社会有关神灵的叙事作品以及文明社会初期的神灵故事。然而仅仅凭借产生的时间来判断、界定神话，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实际的研究中也很难做到。生成年代的确是神话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并不是最本质的特征。狭义神话论过分局限于神话出现的时间，大大缩小了神话的范围。

广义神话论在神话范围的界定上，与狭义神话论有着明显的差异。袁珂先生在《再论

广义神话》一文中指出：“神话是非科学的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本身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3]在这里，神话不再被看作是原始社会的特定产物，它没有历史界限，只要作品充满幻想虚构，包含了多学科的内容，并且表现出积极的倾向和态度，那么无论它产生于哪个时代，都可以被界定为神话。

“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并不是到了阶级社会它就消亡了。到了阶级社会，它仍然通过群众的口耳相传，在流传，在发展，在演变。并且在阶级社会尤其是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又随时产生了许多新的神话。”^[4]广义的神话包括原始神话、宗教神话、文学神话、民间神话等。

广义神话论极大地拓展了神话研究的视野，但它把所有带有神奇色彩的文艺作品都界定为神话，又走入了另一个认为神话无限发展的极端。神话作为一种历史阶段性文化，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消亡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5]但是狭义神话论又过分局限于神话的历史背景。事实上，由于文化的积淀性和延续性，原始社会之后的阶级社会时期，民间产生了许多新的故事，它们依旧葆有浓厚的神话内涵，仍然是神话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神话是指“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的故事，是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释和美丽的向往”^[6]，这一定义将神话的界定时限由原始社会延伸至古代社会，对神话概念做出了较为全面的界定。由此出发，我们对神话的发展过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神话最初产生于原始社会，人类具备了一定的认识能力，便开始思考万物的起源，自然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以独特的原始思维为基础，将各种自然力量加以形象化、人格化，由此形成了原始神话。值得一提的是，原始神话对于原始先民来说是真实的，甚至带有不可置疑的神圣色彩。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增强，人类由于认识能力的有限而产生的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逐渐被自身的自信力消解，远古权力话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日渐衰落，以往充满神圣色彩的神话也走下祭坛，散入民间，民间由此获得演绎原始神话题材的权力。神话表现的是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释和美丽的向往”^[7]，然而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物质精神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解释和向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具体反映在这个时期的神话上，主要表现为神性减弱、现实性逐渐增强。这一阶段的神话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结合起来，形成“历史、传说和神话三位一体的新的神话风格”

^[8]。这种新的神话风格不同于原始神话，表现为浓厚的历史性和传说性，主要包括传说类、历史类、宗教类和文学作品类神话。神话从原始混沌的状态中脱离出来，逐渐与传说、历史融为一体，涵盖了更加广阔的范围，从而形成更加复杂庞大的系统，成为人类历史上代代相依的精神栖息地。

二、关于重述

所谓重述是指“在各种动机作用下，作家使用各种文体，以复述、变更原文本的题材、叙述模式、人物形象及其关系、意境、语辞等因素为特征所进行的一种文学创作。”^[9]它具有“集接受、创作、传播、阐释与投机于一体的复杂性质，是文学文本生成、文学意义积累与引申、文学文体转化，以及形成文学传统的重要途径与方式。”^[10]

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有些故事类别相对来说更容易成为重述的主要题材，比如神话。首先，这是由神话自身的不确定性特点决定的。重述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方式，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已有“前文本”自身的不确定性。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认为：“文本不存在确定性，哪怕过去存在的文本也不具有确定性……所有文本都是一种再生产，事实上，文本潜藏着一个永远未呈现的意义，对这个所指意义的确定总是被延搁，并被新的替代物所补充和重新组构。”^[11]由于文本被解读的时代背景不同，每个时代的人对以往的文本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理解，并且“前文本”本身在故事情节和价值趋向的表现上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从而为后来者留下了重述的空间。神话形成于原始社会，原始先民的思维能力尚未成熟，“对自然力的认知和控制程度较低，在自然规律还没有被初步认知的时候，世界万物在原始先民的眼中是变化无常和混沌融合的。大自然以属性模糊的状态，存在于原始人的感知和认识之中。”^[12]神话思维中这种似分未分、似明未明、似无序而有序的模糊形态，决定了神话的不确定性的特点，为神话重述留下了巨大的阐释创作空间，并成为重述神话的巨大推动力。现当代作家们重述神话，以文学重述的眼光对传统神话进行改造，其重述作品的创作过程同样也是神话中原有的那些不确定意义，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不断被补充和重新组构的过程。

其次与神话这一故事类别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关。它们所产生形成的时代，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阶级社会，“个性”和“作者”的概念在文学创作中尚未占据主流地位，基本上都是集体创作的作品，它们产生的时代并无“作者”这一概念。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群体，将自身的生存经验汇编成代代流传、不断被创作加工的故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对个体的尊重与张扬、注重文学功用等观念被介绍到古老的中国，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提倡、张扬个性与重视文学创作的潮流。现当代作家们开始以个人的姿态，作

为时代与人类经验的书写者，登上中国叙事的舞台，个性和文学的功用都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自觉性的增强一方面表现在他们从个体的角度思考人类在生存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以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表达这些永恒的困境。神话的重述成为其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借助于古老的神话故事，作家从个体的角度重新叙述，进行新的解读；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强烈的传承传统文化的愿望。神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述神话作为传承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理所当然引起了许多作家的重视。而神话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整体系统，历代形成的众多重述文本以及在读者受众中特有的知名度、感染力等因素无一不刺激着现当代作家们的神经，促使他们纷纷拿起笔来，回到那遥远的过去重新解读、叙述神话，同时也完成了对传统神话故事的当代传承。

第三是源于神话表现的内容。神话最初是原始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形象化、拟人化创造。而这种创造在解释自然力的同时，也间接地表现了几千年来人类的生存经验和思考，具有其他题材无法企及的厚重。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那些反复出现的生存困惑与逆境，就像西西弗所面对的“巨石”，“人生在世，如神话中的西西弗吃力地推着巨石上山，而那巨石总是滚落下来，如此反复，没有穷期。”^[13]人类在其不断繁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将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经验转化为可以代代相传的故事，将抽象的生存经验形象化，形成神话，借助神话的代代相传，为后代提供一个可以体悟和参考的蓝本。后来者利用这个平台来体悟前辈留下来的生存智慧，并从自身所面对的困惑与逆境生发，丰富、补充相关的生存经验。而神话在思维方式、情感反应、想象范式以及叙事模式方面存在着一些恒定不变的特性，这些特性对于人类面对未知的未来，包括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遗传下来的神话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文学不能割舍它，更不能割弃那些它能够加以创造的神话，否则文学就会自己损害自己，变得极为贫乏。”^[14]文学作为人类传递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承担了不断重述神话的职责。正是在反反复复的重述过程中，人类的心灵经受着苦难的磨炼与智慧的滋养，文学也得以发展。

第四，神话重述还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环境有关。神话重述氛围的形成，一方面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大环境有关。现代主义打破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追求的理性，“现代精神所追求的确定性和明晰性让位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断裂的文化史断裂的文化话语获得了无价值的宣泄。”^[15]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人们感到他们失去了一个渐渐远去的、摇摇欲坠的过去。这就使现当代的一些作家们产生了通过重述神话来追溯过去的愿望。另一方面还与当时具体的主流政治文化的要求有关。建国初期，为了更好地保

护传统文化，主流政治要求作家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的整理与保护中来。被纳入国家体制中的作家纷纷响应号召，积极创作。这对神话重述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到了 2005 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了“重述神话”项目，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作家进行基于神话题材的小说创作，共涉及到 25 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小诺贝尔丛书”。它不是对神话传统进行学术研究，也不是简单的改写和再现，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风格进行创作，并赋予神话新的意义。这是一场远古神话在当代语境下的复苏。参与这场活动的中国作家、作品有苏童《碧奴》、叶兆言《后羿》、李锐《人间》、阿来《格萨尔王》等。

神话的重述对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神话传说的重述一方面保护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对神话传说的现代语境下的重述，赋予其新时代的意义，寄托更深刻的文化和生存内涵，对现代人在物质膨胀、精神匮乏的时代里产生的精神家园的缺失给予疗伤，通过神话的重述，让人们产生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国家意识，更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区域的健康发展。

三、研究现状

自 2005 年“重述神话”全球活动启动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作家加入到该计划的行列中，神话重述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众多神话的重述中，“白蛇传”的现当代重述，自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到李锐、蒋韵夫妇的《人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与体系，这一现象也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重视，并且出现了相关的评论研究文章。如王立、刘莹莹发表于 2005 年第 5 期《辽东学院学报》的《试论白蛇传故事的嬗变》中悉数白蛇传故事，从最初的《西湖三塔记》到民国年间托名“梦花馆主”的文人所作之《前后白蛇传》，在这历时几百年的衍变过程中，由于不同时代女性地位的差异以及民间意识中对蛇的复杂情感，导致了故事主人公白娘子形象不断地发展变化，进而也造成了白蛇传说的主题性质的不断变化。

发表于《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的《白蛇传奇与现代体验——以李碧华小说〈青蛇〉为中心看一个传说的流变》中，作者侯春慧以香港作家李碧华小说《青蛇》为参照，借助其小说与电影剧本的两重性，通过对其故事新编及叙事策略的研究，动态观察白蛇故事在小说、戏剧、影视等方面整体重编的过程，管窥这一传说在人物重塑、文化意义和价值判断上是如何完成现代流变的。

王春林在 2007 年第 5 期《扬子江评论》上发表的评论文章《“身份认同”与生命悲情——评李锐、蒋韵长篇小说〈人间〉》中，将《人间》定义为一个跨越了千年时空的，建立

于佛教轮回转世观念之上的前世今生的神话故事。他认为，在对传统的“白蛇传”故事进行了大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之后，李锐、蒋韵为《人间》设定的基本思想题旨已经演变成了对“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命题深刻的思考与表达。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白蛇传”的神话重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但至今尚未有人撰文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些评论文章大都只限于对单部作品的批评或解读，对神话重述的研究也仍然停留于表面，局限于个别，尚未形成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以及体系以及对“白蛇传”神话重述的整体认识。因此，笔者致力于在对“白蛇传”现当代重述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探讨“白蛇传”现当代重述的特征、意义与困境，力求为神话的当代重述提供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章 “白蛇传”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内涵

“白蛇传”故事自宋代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已经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从一个简单的佛家训诫故事，逐渐发展成为忠贞勇敢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其中的白娘子形象给历代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顾“白蛇传”故事的形成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属于这个故事文化内涵，如蛇女母题、塔母题等，而这些独特的文化内涵的体现也许正是“白蛇传”故事被不断重述的原因。

第一节 “白蛇传”的形成发展

“白蛇传”的神话故事最早来自于宋人话本小说《西湖三塔记》。话本小说是唐宋时代说书人使用的说书底本，它使用通俗语言进行讲述。《西湖三塔记》讲述的是宋孝宗淳熙年间，青年男子奚宣赞清明外出游玩时，在断桥遇到了迷路的女孩白卯奴，就收留她暂时住在家中。一路寻来的白卯奴的婆婆为了答谢奚宣赞，在家中略备薄酒宴请他。奚宣赞在白家结识了白衣娘娘，谁料白衣娘娘是一个食人心肝的妖精，此时的奚宣赞已被美色所迷，竟然与白衣娘娘结为夫妻。可惜好景不长，半月后，喜新厌旧的白衣娘娘就要挖奚宣赞的心肝下酒，后幸得白卯奴搭救，奚宣赞才逃过一劫。第二年清明节，奚宣赞又被白衣妇人捉回，后来奚真人作法，才将白衣娘娘打回原形，原来是一条白蛇，最终白衣娘娘等被石塔镇压在西湖底，这就是西湖三塔的由来。“白蛇传”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清明节、断桥等时间、地点已经在《西湖三塔记》出现，其中人蛇相恋的情节也成为后来“白蛇传”故事的主体，奚宣赞与白衣娘娘离而又合的故事情节是白素贞和许仙几度离合情节的原始素材，“白蛇传”故事的雏形显现出来。

收录在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是“白蛇传”的基本定

型阶段的代表作。所谓故事的基本定型阶段，是指白蛇传故事中主要人物齐备，主要人物的某些思想性格初步形成，主要情节基本确定。《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说的是南宋绍兴年间，杭州药铺一小伙计许宣，清明节外出祭祖游玩，不料下起雨来，许宣搭船偶遇白娘子，并将伞借给她。后来许宣与白娘子定了亲，并获赠银。然而这赠银却是官府失窃的库银，许宣因此获罪，发配苏州。白娘子寻到苏州，一番分辨后，与许宣尽释前嫌，成为夫妻。一天，许宣遇到一个道士说他头上有黑气，还赠他两道符降妖，道行不高的道士却被白娘子戏弄了一番，仓皇逃去。后来，许宣又被白娘子所赠的赃物扇坠所累，再次被发配至镇江。然而，色迷心窍的许宣很快就原谅了白娘子。许宣在金山寺方丈法海的帮助下识破了白娘子的身份，逃回杭州家中，却被寻来的白娘子以满城百姓的性命相要挟。许宣只得避入金山寺，幸得法海帮助，收服白娘子，镇于雷峰塔下。虽然《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所表现的人物性格、佛教的色空观念，与后来的“白蛇传”故事大相径庭，但是“白蛇传”故事在这里较以前内容大有增加，故事已初具规模。蛇妖白娘子、药铺伙计许宣、侍女青青、金山寺方丈法海等人物身份都已确定，游湖借伞、定亲赠银、发配苏州、戏弄道士、金山寻夫、法海降妖、永镇雷峰塔等情节均已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白蛇传”故事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定型。

“白蛇传”神话故事发展到清代更加趋于完善，无论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还是主题思想都更加成熟。这一阶段有很多作品都是关于“白蛇传”故事的，比如玉山主人的《雷峰塔奇传》、方培成的《雷峰塔传奇》等。在这些作品中，因为五百年前的缘债，白娘子与许仙相遇于西湖，互生爱慕，遂结为夫妻。虽然生活偶有波折，但是婚后二人举案齐眉，十分恩爱。端午节，白娘子饮用雄黄酒显出原形，许仙一见惊吓而死。白娘子为救丈夫，甘冒九死一生之险，前去盗仙草。后来，许仙到金山寺游玩，方丈法海告诉他白娘子、小青是蛇妖。许仙十分害怕，为了保住性命，便听从法海的安排留在寺中。此时已怀有身孕的白娘子寻夫而来，跪求不得，一怒之下，水漫金山，却令许多无辜的百姓丧命。白娘子认为自己犯了逆天大罪，便与小青逃回山洞。后来，白娘子在杭州重遇许仙，质问许仙为何如此薄情寡义，不念夫妻之情、父子之爱？许仙终于醒悟，与白娘子言归于好。白娘子生下儿子梦蛟后，被法海收服，镇在雷峰塔下。许梦蛟高中状元，前来祭塔，法海才将白娘子放出，后渡化白娘子、许仙二人成仙而去。

与之前的“白蛇传”神话故事相比，《雷峰塔奇传》、《雷峰塔传奇》等作品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主题思想方面都表现得更加完整、成熟。首先，白娘子这一主要人物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白娘子在这里被塑造成为丈夫排忧解难、舍生忘死的贤妻形象，大难临头、

一心只为儿子担心的慈母形象，她赠银给许仙，本是因为许仙家道清贫，无力筹办婚事，许仙被发配苏州时，她痛悔不已；她被钵罩住，大难临头，还恳求许仙的姐姐抚养儿子，一副慈母心肠，完全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贪淫好色、凶狠残忍的蛇妖。其次，从情节发展来看，《雷峰塔奇传》等作品增加了盗仙草救夫、白娘子质问许仙等关键情节，更加突出地表现了白娘子和许仙之间的爱情。这些情节的转变，把许仙、法海和白娘子的矛盾转化为白娘子、许仙和法海的矛盾，它成为“白蛇传”故事中最动人的情境，为新的主题思想的表达提供了条件。最后，“白蛇传”的主题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通过许宣为妖怪所迷，几乎丧命，而后在法海的指点下醒悟，遁入空门，宣传了佛教的禁欲主义和色空观念。而《雷峰塔奇传》、《雷峰塔传奇》则是通过白娘子、许仙和法海的矛盾，赞扬了白娘子、许仙忠贞不渝的爱情，跳出了单纯宣传宗教意识的藩篱。

第二节 “白蛇传”被不断重述的原因

人类的遗传，主要是通过人体内的遗传基因进行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遗传基因，人类才能与自己的祖先以及后代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作为一个种群繁衍发展下去。在神话重述过程中，母题的作用就相当于遗传基因。母题是指“民间叙事作品中最小的情节元素，这种情节元素具有鲜明的特征，能够从一个叙事作品中游离出来，又组合到另外一个作品中去。它在民间叙事中反复出现，在历史传承中具有独立存在能力和顽强的继承性。”^[16]神话之所以能跨越时间、空间的障碍，被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重述，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对话神话所包含的母题的重述来完成的。“神话中的母题数量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它们的重要性以及被复制的次数也不大一样。只有那些在一个民族中无论是祖先还是后代都认为是最重要的母题，才会最经常地得到复述。”^[17]反过来，通过对神话中所包含的母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被不断重述的原因。

一、蛇女母题

所谓蛇女，指神话中一种半人半蛇、亦人亦蛇的女性形象。这是一个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的流行很广的母题。在中国神话体系中，女娲、白娘子等都是著名的蛇女形象。蛇女形象，一个让人浮想连翩的形象组合体，美丽，残忍，多种截然对立的感觉向她身上集聚。在文学世界中，她不断变换身份，时而神、时而妖、时而又以人的面目出现，这当中凝聚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感情体验，隐藏着对其又爱又怕又敬的矛盾心理。

蛇女母题的产生，要追溯到远古时代蛇与先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原始社会时期，蛇一度是威胁人类生存的最大天敌。人们对于蛇的恐惧，从流传的远古活化石——汉字中可以得到证明。在甲骨文中，蛇的本字是“它”，其形状是一条蛇的样子。《说文解字》中解

释说：“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18]远古时代，初民还未发明房屋，他们住在草丛中或山洞里，最害怕的就是被蛇咬，所以第二天早上一见面，就相互问候：“没有蛇吧？”人类对于蛇的恐惧，由此可见一般。“恐惧创造了神。”（列宁语）原始先民对蛇的畏惧，造成了他们对蛇的崇拜，他们甚至认为蛇是他们的始祖。原始先民的思想还处在原始思维阶段，他们把自然界中的存在物想象成像人类一样，具有人的意识，并像人一样地感觉和活动。在他们的心目中，人类和自然还是融混在一起的，自然具有人和人类社会的特点和性质。因此，他们往往相信人类与某种动物或植物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亲缘关系，人们将蛇的一些特质与人类结合在一起，最突出的是外形的结合，这就形成了半人半蛇、亦人亦蛇的蛇女形象，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女娲形象。

到了阶级社会，蛇女母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阶级社会与原始社会崇拜神祇不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人们逐渐从自然威慑力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人类开始更加关注自身，体现在神话中就明显地表现为人的因素在神话中被逐渐加强。神话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社会生活、人情世故上来。原本用于解释原始先民生活现象的蛇女母题被重新审视，借助于新的载体，重新在民间继续，这就是“白蛇传”故事的形成发展的过程。

蛇女形象由人首蛇身渐渐转化为人形，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外形的变化上，更多的体现在内在的精神气质的设置上。蛇女——白娘子由亦神亦妖亦人三者合一的混沌形象，逐渐演化为纯正勇敢、聪明美丽的人间女性形象。在从神——妖——人的蛇女形象演变过程中，她向我们越走越近，从高不可攀的神界落入深不见底的妖界再到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份子。在这里，她是一个不断被重述者世俗化的生命体。我们要看到这也是蛇女形象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只有不断贴近生活，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蛇女母题的发展才能更有生命力，才能不断地走下去。反过来，蛇女神话母题中所表现出来的世俗化倾向，使它更加接近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反映人们的情感，这些又进一步推动了神话的重述。

“白蛇传”故事在诞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成为爱情经典的魅力。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社会思潮有了很大变动，现代作家对白蛇故事的兴趣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如洪深所言：“凡是发挥爱情……是人们所要看的。”^[19]从蛇妖害人到蛇妖人性的渐增，再到蛇妖贪恋人伦之乐，为爱情而抗争，白蛇故事的现实化、日常化和情感化，符合现代人的爱情理想。它将人物故事“控制”在市民价值和市民审美的范围内，并不过分拔高。白娘子形象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她对于世俗生活的热爱。“白蛇传”故事突破了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白娘子没有选择那些高高在上的读书人，也没有选择那些满身铜臭的商人，而是毅然与许仙这个药材铺的小伙计——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世俗之人相恋。当时的

许仙只是个药铺的小伙计, 寄居姐夫家中。他虽然也与白娘子一见钟情, 但穷得连迎娶的费用都无力承担。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世俗日常生活的极大肯定。这与“白蛇传”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关。明代商品经济开始萌芽, 小商品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而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使得市民的社会地位却迟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这种滞后的现象造成了市民阶层渴望被社会认可的强烈愿望。许仙社会身份的设定和白娘子的选择, 正是这种愿望的曲折体现。白娘子与一个普通的市井小民相恋, 婚后夫妻二人悉心经营着属于他们自己小小的药材铺, 他们作为市民的生活, 自由、美满、幸福。在“白蛇传”故事中, 白素贞更多地被赋予了“人”的品性, 特别是市民的思想, 寄托了人们对世俗家庭生活的美好愿望。二是白娘子大胆追求自由的爱情, 坚韧顽强, 百折不挠。神话寄托的往往是人们的一种神圣、美好的精神向往和情感希盼, 神话中的主人公们也因此常常表现出超越凡常的智慧、美丽与高尚, 白娘子与许仙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美好向往的体现。在这里, 蛇女卸下上古时代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光环, 把更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带进寻常百姓的生活里。白娘子渴望人间幸福生活, 执着于爱情。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 她不惜与法海为代表的统治秩序为敌, 不惜水漫金山, 最后却成为被镇于雷峰塔下的悲剧人物。

另外, 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位蛇女形象——小青。在最初的“白蛇传”故事中, 几乎都是女性主动追求男子。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还保留了这一特点, 白娘子对许宣的态度是非常主动的。但是到了清代, 囿于封建礼制的限制, 白娘子的主动性逐渐减弱, 小青便承担了白娘子原来的主动性, 从白娘子的陪衬角色脱离出来, 发展了爽朗刚健的民间侠义性格。小青的仗义在这里彰显。白娘子与许仙互生爱慕之时, 是小青从中牵线搭桥, 促成了一对美好姻缘; 当许仙背叛他与白娘子之间的爱情时, 是小青愤愤不已, 质问许宣。当白娘子为了救出许仙, 与法海一决生死之时, 是小青与她紧紧地站在一起, 同生死共命运。“她和白娘子原是两个毫无瓜葛的精灵, 但同气相求的命运把她们联系在一起。”^[20] 小青为白娘子的处境高兴、悲伤和愤怒。她的性格、行为呈现着来自大自然的野性的奔放和来自民间的侠义之风。

“白蛇传”故事之所以一直是神话重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题材, 也正是因为它所包含的蛇女母题, 特别是白娘子对世俗生活的肯定、对爱情的勇敢追求, 这是打动一代又一代人的关键所在。

二、塔母题

塔, 最早起源于印度, 本是供奉佛子舍利、安葬高僧遗骨的佛教纪念性建筑。东汉时

期,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迅速与本土楼阁相结合,最终形成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楼阁式”塔。塔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佛塔”、“宝塔”,是一种有着特定形式风格的传统式东方建筑。从作为神话母题的意蕴层面看,在“白蛇传”的神话故事中,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塔,在内蕴上比较简单,其中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便是由佛教文化中佛、妖两界对立而引发衍生出来的“镇压”意义。在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中,利用美色骗人害人的三个妖怪白蛇、乌鸡和水獭最终被道士收服,镇压在西湖的三座石塔下。在这个话本中,“塔”作为“神”对“妖”的镇压惩戒工具,其功能性蕴意已初步成型;到晚明话本小说集《警世通言》里,冯梦龙在前人创作基础上将道、妖对立的道士与三怪正式改写成佛、妖对立的法海和白娘子,而经其重新叙述的故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也以妖与塔的终极对抗关系,再次凸显出“塔”作为神话母题的镇压意义;清乾隆年间,方成培在最终定型白蛇传故事的《雷峰塔传奇》中将结局改定为具有团圆意味的“白状元祭塔”,“塔”的镇压性权威倒在人间至爱至性的亲情下,但同时其作为惩妖镇恶的原初正义性也在佛与妖、善与恶的矛盾纠缠中逐渐剥落脱离。

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塔母题象征的是欲望与道德的斗争。“白蛇传”故事表面上很“另类”,可骨子里所要展现的人生困境是极为贴近世俗的。就故事形态来看,男女双方邂逅相遇、相恋相爱、结为夫妻、婚姻变异,这一切,都相当切合现实人生中比较常见的婚恋形态。然而被人们视为正常的爱情故事,最终却遭遇了悲剧的结局,这不禁引起人们的反思:在以“禁欲”为基调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中,中国人面临着怎么样的生存困境。

“白蛇传”故事,蕴含着与人性相关的最核心的因素,那就是“欲望”。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欲望”是被排挤的。孔子在《论语》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1]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不能安于“粗衣淡饭”的人,沉湎于道义之外的欲望的人,是为当时的道德标准和社会文化环境所不能容忍的。儒家的这种人格设计,一方面强化了人格中的非功利色彩,引导人们走向崇高的君子人格,远离欲望的烦扰;但另一方面也忽视甚至无视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多层次需求,强行将人的正常欲望压制到最低限度,乃至将人们赖以获得心灵慰藉的情爱欲望加以扼杀。如果说,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是“大传统”的话,那么,与主流文化相对峙的民间文化则是“小传统”。“小传统”往往充满着欲望与活力,它以非主流的方式在社会的底层纠正着主流文化的缺失。这样的纠正”往往处于“地下”状态,却又坚韧不息、生生不已。

在“白蛇传”故事中,白蛇作为人类欲望的象征,而许仙在面对这一诱惑时,正是人类如何面对“人是什么”与“人应当是什么”两个问题的冲突。“人是什么”是本原性

的命题,“人应当是什么”是社会性的问题。在一个专制而不和谐的社会里,这两个问题发生冲突是必然的。在以儒家的价值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大传统”只是片面地强调“人应当是什么”,而不屑于思考“人是什么”这个更为本质的问题。“人应当是什么”压倒了“人是什么”,白蛇故事里的人生悲剧与此相关。因此,在最初的“白蛇传”故事中,白蛇是色欲禁忌的一种喻示。小说中“禁色”的主题符合古代中国社会“大传统”所主张的压抑欲望、远离美色的人格观念。但是,现代作家越来越注重从“白蛇传”故事中挖掘“人是什么”这一主题。他们对这个故事进行了“颠覆”性的重述。他们大力歌颂许仙与白蛇之间的爱情,深入描绘许仙与白蛇内心的真实心理,进而引导读者关注真实的“人”。这为“白蛇传”故事在现当代的重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第二章 “白蛇传”的重述特征

“白蛇传”故事的现当代重述形成了很多较为经典的文本,如卫聚贤的剧本《雷峰塔》、田汉的京剧《白蛇传》、张恨水的小说《白蛇传》、李碧华的小说《青蛇》等等,这些文本从各自独特的视角讲述了“白蛇传”故事。细读这些重述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逐渐细化的重述视角,重述者们反向消解的叙述方式的选择以及互文性等重述特征。

第一节 “白蛇传”重述文本

民国时期,梦花馆主根据弹词《义妖全传》,改写创作了《白蛇全传》,分为《前白蛇传》、《后白蛇传》两部。在《前白蛇传》中作者仍然保留了“白蛇传”故事的基本情节,一心修炼成仙的白娘子为报许仙当年救命之恩,来到人间,在西湖与许仙相遇,虽然历经种种磨难和误会,但她始终对许仙不离不弃,全心全意为爱情付出,最终修成正果,位列仙班。小说延续了以往“白蛇传”故事的基调,高度赞扬了白娘子与许仙之间的爱情。《后白蛇传》作为一部续书,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被压在雷峰塔下五百年的白娘子出塔之后,通过许仙、白娘子、胡媚娘三者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许梦蛟在朝廷中的忠奸斗争。

顾一樵,本名顾毓琇,现代诗人、剧作家、学者。剧本《白娘娘》写于1930年,剧本模仿《红楼梦》开篇补天石央求到人间一游的模式,修炼已久的白蛇与青蛇,不甘于生活的平淡与寂寞,渴望到人间做一回女人,终于获准以生命轮回的方式化身为人类。再世为人的白娘娘并不知道自己是蛇妖的身份,被点破后,白娘娘对自己是蛇妖这一事实十分痛苦。顾一樵把白娘娘面对妖怪身份时的矛盾挣扎,面对爱情与死亡时的无奈,难以拥有儿子时的苦楚刻画得细致入微,同时凸现出法海以镇压白娘娘、进而宣传佛法的险恶用心。总的来说,《白娘娘》延续“白蛇传”故事对白娘子和许仙之间爱情的歌颂。

向培良，是一位对戏剧研究十分广泛且深入的戏剧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戏剧理论、戏剧创作、戏剧表演、戏剧舞台、戏剧批评等，近年来，逐渐得到戏剧界的关注和重视。他的剧本《白蛇与许仙》创作于 1930 年，剧本描述了一位林黛玉式的女子，她渴慕许仙、白娘子的爱情，怒斥法海的丑恶行径，并追随许仙而去，表现了以反抗求自由的主题精神。剧本的主题是表现他们为爱情抗争而产生的影响力，在赞扬爱情的同时，肯定了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卫聚贤，民国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雷峰塔》是他于 1943 年改编自白蛇许仙故事的话剧。在这一剧本中，白娘子成了淫荡、虚荣、满口谎言的女性，待字闺中时就与仆人有染，流落杭州后又利用自己的美貌骗取了许仙的爱慕，因过去不贞行为的败露而被许仙驱出家门后，她于塔中产子后，一定要许仙交纳 50 万两白银的赔偿金，才会交还孩子。而许仙是一个自私冷漠的商人，药材生意遍布江南各省。许仙性格强硬，寻找机会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端午一幕，许仙得知白素贞酒醉后就会说真话后，便强逼她饮酒，迫使白素贞酒后说出过去的淫乱行为，等到白素贞塔内生子后，许仙决然夺子休妻。卫聚贤组织重建了情节，将之描绘为现实男女的婚恋事件，勾勒出一幅前所未有的全新图景：绝色的不贞，为富的不仁。卫聚贤赋予了许仙、白娘子新的性格特点，以一个崭新的角度重述了“白蛇传”故事。

田汉，著名话剧作家，戏曲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代表作有《南归》、《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1943 年，田汉就写成了讲述白蛇故事的京剧《金钵记》。1952 年，田汉在《金钵记》的基础上，写成京剧《白蛇传》。《白蛇传》一出，不仅京剧演出皆用此本，而且被地方戏广泛移植，成为继方本以后影响最大的戏曲剧本。京剧《白蛇传》的主题重新确定为劳动人民与反封建针锋相对的斗争。法海作为封建卫道士，只因白蛇是异类，他便要不遗余力地将白蛇和许仙拆散，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白娘子虽然是妖，但她心地善良，她和许仙之间的爱情坚贞不渝，而他们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只能奋起抗争。建国初期，政治舆论对于旧道德和旧社会采取声讨的姿态，并借助于各种文艺作品等媒介进行宣传，而在猛烈抨击旧秩序的基础上，获得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自信。京剧《白蛇传》正符合这一趋势。

张恨水的小说《白蛇传》写于 1954 年。主要讲述了白蛇、青蛇于西湖邂逅许宣，三人雨中同舟，白素贞与许仙一见钟情，遂定下鸳盟。二人成亲后移居苏州，开药店为生。时值地方瘟疫流行，白蛇悬壶济世，救了无数乡邻。正当白蛇享受这人间生活的幸福时分，许宣去金山寺烧香，遇见法海和尚，他断定许宣家有妖怪作祟，劝服许宣用雄黄酒一试白

蛇。服了雄黄酒的白蛇醉后现出原形，许宣受到惊吓差点死去，身怀六甲的白蛇冒死去盗灵芝仙草，救回许宣一命。法海哄许宣避入金山寺中，白蛇为寻夫，在青蛇协助下水淹金山寺，终因有孕在身，不敌法海，产下一子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张恨水的《白蛇传》都删去了之前文本中盗银等有损于白素贞形象的情节，力图将白娘子塑造成为完美的女性形象。

李碧华的《青蛇》采用了“白蛇传”故事的基本情节，但李碧华于人们谙熟的情节套路里另辟蹊径，她采用女性的视角透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开故事。在小说中，白蛇和青蛇为了许仙争风吃醋，甚至大打出手，对这一切心知肚明的许仙却选择了沉默。他作为男性，看着两个女性为自己而进行的战争。《青蛇》真实地展现了两性心理。结尾处将许仕林高中状元祭塔的情节改为文革破四旧，推倒雷峰塔，无意之中救出了白娘子，发人深省。

李锐、蒋韵的《人间——重述白蛇传》是 2005 年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全球“重述神话”系列·中国卷的作品之一。《人间》除了写许宣与白娘子的爱情，又增加了青蛇与“范巨卿”、“粉孩儿”许仕麟与香柳娘及“我”秋白与“许仙”、梅树的故事情节。白蛇一心想要修炼成人，毅然选择到人间去过属于“人”的生活，并与许宣相恋、生子。因为妖的异类身份，被捉妖人法海追杀。为救身染瘟疫的法海和村民，白蛇用自己的血救人，却被自私而愚昧的村民逼得自杀，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白蛇死后，法海发现她已经变成了真正的人。而青蛇则惨死在自己舍命相救的情郎——一个演“范巨卿”的戏子的刀下。许仕麟虽有人的身体，却保留了蛇的部分习性，是一个“蛇人”，他无法融入人间，与香柳娘——一个笑人惺惺相惜，但是香柳娘为族人所逼上吊身亡，粉孩儿最后也逃离了人间。到了现代，“我”和一位喜欢唱许仙的票友结合，但在文革这场浩劫中遭遇背叛，最后与少时捡回来的梅树相依为命，并通过雷峰塔下的《法海手札》了解自己前世作为白蛇的遭遇。

1975 年，台湾著名的云门舞团创始人林怀民将“白蛇传”的故事搬上了舞台，以现代舞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引起了轰动。蒋勋，台湾知名画家、诗人、学者，他以深入浅出、活泼生动的形式追溯这一舞作的根源，这便形成了作品《舞动白蛇传》。《舞动白蛇传》基本采用了原有的“白蛇传”故事情节，主要表现了其中的爱情主题。正如作品的副标题《看云门读经典》所言，“‘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但这一次，穿过‘云门’，我们选择一本又一本的经典，好回到那个永远青翠的心灵故乡。”^[22]蒋勋用优美的语言将“白蛇传”的故事重述，唯美动人，为“白蛇传”重述系列开辟了一道新的风景。

第二节 “白蛇传”重述的叙事视角

不同时代的人们，在重述神话时，由于所处社会背景不同，其神话重述的文本便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白蛇传”故事的重述文本中，重述者要突破这些已成规范的神话传说，从新的角度重新讲述故事，在应对这样的挑战上，我们发现作家在重述神话传说时所采用的一些共通的方法和手段。

首先，“白蛇传”故事重述文本中的叙事视角逐渐从说书人的视角离开，越来越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主要包含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两部分。“‘叙述声音’即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眼光’指充当叙事视角的眼光，它既可以是叙述者的眼光也可以是人物的眼光。”^[23]“白蛇传”故事最初是以话本小说的形式出现的，“话说”、“说话的”、“俺今且说……”等说书人的口吻贯穿整篇小说。“说话情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修辞形态，通过“说话情境”的营造，作者以说书人的视角叙述故事，使读者与整个故事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跳出个人情感抒发的狭小天地，将故事置于社会关注的位置，从而使读者从社会道德伦理的角度观望故事，做出社会性评价。“随着西方小说逐渐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没有楔子，没有对偶的回目，没有‘有诗为证’，也没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现代小说的表面特征很快为中国作家所模仿。随着这些表面特征带来的变化，‘说话情境’在统治了中国小说近几百年后，终于有了改变。”^[24]具体到“白蛇传”重述文本中，我们结合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李碧华的《青蛇》、李锐、蒋韵夫妇的《人间》三个不同时期的文本对此加以分析。

在《白蛇全传》中，全知叙述的视角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话说”、“且看下回分解”这些说书形式仍然存在于文本中，作者沿用了说书人口吻作为叙述声音，但叙事眼光却改变了。福勒认为，叙述眼光有三方面的含义：心理眼光、意识形态眼光、时空眼光。首先是心理眼光，作者、经历事件的人物，究竟谁是故事的观察者？《前白蛇传》中，白娘子已经开始担任这一观察者的角色。第二回《游湖》，白娘子初遇许仙，偶然一瞥，“见那峰石上，站着一位俊俏后生，心中一动”^[25]。这是白素贞见许仙的第一形象，她此时还并不知道许仙的身份，而作者也没有像说书人那样喋喋不休地解释，许仙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被描述为一个俊俏后生。第二是意识形态眼光，它指的是作品表达出来的价值取向。通过作者对主题表达工具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其价值取向。《西湖三塔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作品，宣扬的是佛教“色即是空”的观念，白娘子是蛇妖，是被镇压、批判的对象，法海才是代表佛教观念的执法者。到了《白蛇全传》，梦花馆主在序言中写道：“做了一个人，不可以忘恩负义；就是一个妖怪，也要报答前世的恩德，才能够修成正果，位列仙班，

何况明明是人，非但不知报恩，还要以怨报德，岂非蛇妖都不如吗？”^[26]作者在这里点明小说的主题是肯定白娘子知恩图报的狭义精神，白娘子从被否定的对象转而成为了作品主题的代言人。第三是时空眼光，指读者“在阅读时对故事中的人物、建筑、背景等成分的空间关系的想象性建构，包括读者感受到自己所处的观察位置。”^[27]不同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作品所营造的让读者置身事外的说话情境，《白蛇全传》选取白娘子的叙事眼光讲述故事，通过对她心理的细致描摹，使读者在建构人物、背景等成分时，不再置身事外，而是处在故事的发展中，也增强了对白娘子的情感认同度。如第十七回《现迹》，端午节白素贞饮雄黄酒显出原形，将许仙活活吓死，作者细致地刻画了她悲痛不已、心乱如麻的心理，而读者则在阅读过程中与白素贞一起体验了这一心理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白蛇全传》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说书人的叙述口吻，说话情境依然存在，但实际上，叙事视角特别是叙述眼光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宣扬佛教的色空观念，到肯定白娘子对爱情的付出和她知恩图报的精神。在“白蛇传”故事的重述序列中，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从正面的角度塑造了白娘子这一人物形象。

李碧华的《青蛇》首次从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来讲述故事。首先，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回忆往事的形式展开故事，既向读者敞开了文本，又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增强了读者的参与度。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包含两种叙事眼光。一为叙述自我，是指当前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经验自我，指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我”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以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常常放弃当前的叙述自我的身份，选择从经验自我的角度，读者也只能像当时的“我”一样去观察思考，这就造成了情节设置上的悬念。

“太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小青，你说的是吗？”她目光停驻在我眼睛上。

她知道多少？

她知道多少？

——或是，他说了多少？共枕的夫妻，他对她说过吗？些微的暗示，潜藏的得意，告诉了她，便是戴罪立功。”^[28]

小青与许仙关系日渐暧昧，白娘子稍加试探，心中有鬼的小青十分紧张。在此，读者也和作为经验自我的小青一起体验了紧张的情绪。经验自我视角的采用，增强了情节的曲折性，提高了读者参与故事的积极性。其次，《青蛇》采用了女性视角。在《雷峰塔奇传》等作品中，白娘子被塑造为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里所谓的传统，是男权社会以男性眼光为标准建立的评价体系。在男性眼光中，白娘子是丈夫的妻子、儿子的母亲，而她作

为女性的部分是缺失的。在《青蛇》的主要人物——我（小青）、白娘子、许仙、法海中，小青是唯一与其他三人都有情感纠葛的人。她是白娘子的妹妹、许仙的情人，并且多次挑逗法海。这样一个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角色，是小说中唯一不被遮蔽视角的人。在小青的眼中，白娘子褪去了贤妻良母的标签，蜕变为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为了得到所爱之人的垂慕，她也会耍些手段，为了爱情，她也会嫉妒愤怒。而许仙则沦为玩弄爱情与女性的伪君子，他看着青白两蛇鹬蚌相争，却不动声色，安然坐享其成。法海则因一生都享受不到爱情，“因此见不得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好事，甚至不准他们自欺。”^[29]在女性视角的聚焦下，“白蛇传”中的人物都挣扎在隐秘的欲望与绝望之中。被解读出新的意义。而第一人称叙述的采用，又使得读者不得不直面人性中这真实的一面。

李锐、蒋韵夫妇的《人间》在叙事视角的选取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粉孩儿、香柳娘、白素贞和小青，他们采用第三人称有限全知叙述；一是秋白、法海和许宣，他们直接采取第一人称叙述。作者这样的选择与人物的身份设置有深刻的关系。一方面采用第三人称有限全知叙述的都是与人类相对的“异类”，白素贞、小青作为妖，虽然她们努力想修炼成人，但是她们始终是异类，粉孩儿和香柳娘，一个蛇人，一个只会笑不会哭的人，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些“异类”作为叙事焦点人物，是因为通过这种叙述形式，叙述者站在故事之外，从人类的视角叙述，他与这些“异类”在情感和观念上保持了一定距离，更加有利于他做出客观评价，也更加容易引起读者的认同与共鸣。同时，文本中对“异类”被人间排挤迫害的痛苦与挣扎心理的大量呈现，使读者在保持客观的观察姿态的同时，更加了解同情这些人物，进行深刻的反思。另一方面，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秋白、法海和许宣属于人类中的“异类”。秋白，雷峰塔倒时出世，是白蛇的转世。法海前世是西天佛祖坐下的弟子，领了佛祖的金旨，下凡往东土除妖。法海一出生就便注定成为人间的除妖人。许宣与蛇妖相恋，并且结为夫妻。上述三人作为人类，同时又与那些所谓的“异类”接触，在“如何对待异类”这个问题上深有体悟，采用第一人称直接叙述他们的挣扎与思考，更加有利于读者在文本中寻找认同，参与阐释过程。综上所述，《人间》综合选取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两种叙述视角，或主观或客观，通过视角的交错，不同叙事眼光所叙述的故事处于相互冲突之中，形成故事的张力，赋予作品一种争辩性质的动态结构，渲染更加浓厚的思辨色彩。

第三节 在消解中重述

现当代作家们在消解“白蛇传”原有主题、人物形象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独特神话重述文本。“白蛇传”主题表现为一方面塑造了白娘子与许仙之间的爱情神话，另一方面

赞扬了白娘子知恩图报的精神。从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开始，现当代重述文本基本秉承了这一传统。但也有例外，卫聚贤的话剧《雷峰塔》和李碧华的小说《青蛇》两部作品，彻底颠覆了这种积极肯定的立场，采取戏谑、嘲讽的反向叙述重述故事，消解原有主题。

20 世纪三十年代，堪称当时学界一怪的著名学者卫聚贤重述“白蛇传”，完成了话剧剧本《雷峰塔》。作者变换了“白蛇传”中人妖两界的背景，将白娘子设置为凡人，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人间，以表现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私、冷酷和贪婪。卫聚贤按照消解爱情神话和知恩图报传统主题的思路，重新设定白娘子、许仙的出身、性格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许仙是一个富商，白娘子是一个现代美女，通过富商佳人的现代组合，作者意在批判混乱不堪的现代社会：为富的不仁，绝色的不贞。白娘子的父亲是个武举，不同于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卫聚贤笔下的白娘子放荡淫乱，因与家中仆人有染，被父亲逐出家门，后来她利用美貌和谎言获得了许仙的爱慕，不贞行为败露后，被许仙赶出家门，她迅速觅人再嫁，她与侍女小青之间还存在暧昧的同性情感。对待爱情，她也不再是那个执著、坚贞的勇敢女性，而是游戏的态度。卫聚贤把白娘子塑造为淫、贪、骗的人物形象。许仙继承父业，是一个药材商人，生意遍布江南各省，富可敌国，在“白蛇传”故事系列中身份最为显赫、经济最为富足。《雷峰塔》中许仙有着商人的自私冷酷。他寻找机会囤积居奇，发灾难财，得知白娘子酒醉后就会说真话，便强逼她饮酒，听到白娘子过去淫乱的行为后，许仙决然离家到金山寺。在金山寺，听到白娘子怀孕的消息，他决然放弃出家。白娘子塔内生子后，他又冷酷地夺子休妻。在卫聚贤的笔下，许仙一改懦弱善良的形象，变成一个冷漠决断的人。

在剧本《雷峰塔》中，卫聚贤放弃了传统的追求爱情与压制爱情自由的重述结构，另辟蹊径，挖掘出“白蛇传”故事中的另一至关重要的要素——欺骗。欺骗，在“白蛇传”中主要表现为白娘子对自己蛇妖身份的刻意遮掩，与许仙相遇时，白娘子以美艳的白衣女子的形象出现，在谎言揭破前，许、白十分恩爱。然而白娘子显出原形后，许仙选择了逃避，道士和尚开始介入。《雷峰塔》消解了传统“白蛇传”建立起来的爱情神话，深入挖掘被忽视的欺骗要素，白娘子欺骗许仙，许仙瞒哄白娘子，白娘子戏弄一直爱慕她的管家李仁，许仙捉弄劝他遁入空门的法海等，彻底颠覆了白娘子与许仙的传统形象及两人的爱情神话，表现了现代人的淫乱、奸诈。

卫聚贤的《雷峰塔》以调侃、戏谑的方式把神话现实化，处理为一个荒唐无稽的讽刺剧。《雷峰塔》在戏谑调侃的表面背后，还有深层严肃的史学思考。在构思剧本时，作为历史学家的卫聚贤，以历史学思维关注“白蛇传”生成的原因。他认为“在妇女贞操严重

之下，儿子对于他母亲被人叱骂或指责为不贞节，是儿子的大辱，在平民中遇有此事，往往起了纠纷……在知识阶级，他就想将这故事掩饰使人将故事的观点改变。白蛇传于最后由许仙的儿子许龙中了状元去祭塔，我就想着故事，是状元许龙捏造的，即是他们乡间人指责他母亲不贞为掩饰此种事实”^[30]。这种叙事策略正是现代历史启蒙的正史意图的体现，即打破幻像，重新找回被抛置的历史。《雷峰塔》刊出后虽备受争议，却自有其独到处，卫聚贤抓住了“白蛇传”被忽略的欺骗主题，别出心裁地把人妖之恋拉回到历史现实中重述，突破了既有的故事框架和观念，为神话的重述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思维。

《雷峰塔》对“白蛇传”的反向叙述、对主题的消解出于戏谑调侃的层面，而在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眼中，这种消解则掺杂了悲凉的意味。在《青蛇》中，她对诸多意义层面的戏谑式的彻底消解，更像是“含泪的笑”。首先，在《青蛇》中，李碧华消解了纯粹的爱情神话。两性关系褪去了纯粹的爱情，只剩下赤裸裸的情欲和勾心斗角。表面懦弱、处处受白娘子关照的许仙其实精明异常，他知道她们妖精的身份，并且坐观两个女人之间争风吃醋的战争，还心安理得地享受她们奉上的一切。他一边与白娘子扮演着恩爱夫妻的戏码，享受着白娘子为他经营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一边还试图勾搭单纯活泼的小青，打算与其私奔。“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间的，点缀他荒芜的命运。——只是，当他得到白蛇，她渐渐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灰，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欲滴爽脆刮辣的嫩叶子。到他得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柜中闷绿的山草药，而白蛇，抬尽了头方见天际皑皑飘飞柔情万缕新雪花。”^[31]李碧华、张爱玲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人性的贪婪和爱情的虚妄。其次，《青蛇》消解了传统意义所肯定的崇高和社会道德。人类并不比蛇妖高尚，如青蛇就曾劝阻想要到人间寻找爱情的白娘子：“姊姊，真的，人类，一朝比一朝差劲，一代比一代奸诈，再也没有真情义了……”^[32]神仙也不再是崇高的代言人，作为神仙的吕洞宾，经常下凡“四处调戏女子”，“有空便游戏人间”。^[33]“白蛇传”中高中状元的许仕林，在《青蛇》中转变为“文革”中破四旧运动的领袖，白娘子以一种极具反讽性的方式被救出，这是对民间所重视的孝悌之情的嘲讽。再次，消解真理书写和历史真相。历史的真实性是人们不断质疑的问题。《青蛇》的确可以说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强有力论证。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小青在无聊又漫长的等待中，发现有好事之徒，以说书的形式将“白蛇传”故事流传下来：

“宋、元之后，到了明朝，有一个家伙唤冯梦龙，把它收编到《警世通言》之中，还起了个标题，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觅来一看，噫！都不是我心目中的传记。它隐瞒了荒唐的真相。酸风妒雨四处纠缠，全都没在书中交代。我不满意。

明朝只有二百七十七年寿命，便亡给清了。清朝有个书生陈遇乾，著了《义妖传》四卷五十三回，又续集二卷十六回。把我俩写成‘义妖’，又过份的美化，内容显得贫血。我也不满意。

——他日有机会，我要自己动手才是正经。谁都写不好别人的故事，这便是中国，中国流传下来的一切记载，都不是当事人的真相。”^[34]

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在这里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作家既然选择了重述神话，面对神话本身和众多的“白蛇传”的重述文本资源，要在重述系列中独树一帜，就需要另辟蹊径。如《雷峰塔》与《青蛇》两个重述文本，它们并没有像其他故事文本单纯地延续歌颂“白蛇传”故事中的爱情等正面主题，卫聚贤和李碧华选择了反向思维，他们挖掘“白蛇传”所暴露出来的人性中丑陋一面，比如欺骗和人类对自身阴暗历史的伪饰。他们通过“白蛇传”故事的重述将人性的阴暗面加以深刻剖析，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而引发对人类历史书写、对人性更加深刻的思考。

第四节 在互文中重述

互文在现当代神话重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学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中写成，但文学的发展也伴随着对自身现在和过去的回忆和发现，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追忆和重述的形式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就是互文性。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中的内容确实出现在另一个文本中。神话重述过程中，互文是重要的表现手段。热奈特认为重述文本是对已有文本的非本源的重新写作，包括源文本的删节、扩写、改编。面对处于互文网络中的“白蛇传”重述文本，现当代作家或在以往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增删情节重组叙述故事，或直接提及、评论以往的文本。

田汉的《白蛇传》、李锐夫妇的《人间》通过增删原有故事情节，建立了新的重述文本。田汉的京剧《白蛇传》为了塑造白娘子的完美女性形象，删去了盗窃库银、梁王府宝物，致使许仙被发配的情节。为了表现白娘子、许仙之间的爱情，虽然作品也表现了许仙的动摇，但并未压倒爱情，特别是在断桥听了娘子的倾诉之后，许仙体会到妻子的似海深情，坚定了“即使是妖，也愿与她一起生活”的信念。京剧《白蛇传》删除了很多侧蔓旁枝，加强了爱情主题，使白娘子的形象更加完美。李锐夫妇的《人间》增添了粉孩儿、香柳娘和秋白的故事。粉孩儿作为一个在人间生活的蛇人，只能表现属于“人”的那一部分，而遗传自母亲的“蛇性”只能隐藏起来，他因此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羞耻、痛苦，直到他与香柳娘——这个被人们耻笑的“痴女”，在梦中相遇，互相理解安慰，被人间视为异类的两个人终于寻得心灵的栖息之地。然而，不堪忍受族人欺凌的香柳娘，最终选择了自杀，

粉孩儿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也断然离开了人间。秋白是白娘子的转世，她与一名扮演“许仙”的记者延续了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文化大革命中，秋白却被“许仙”出卖，再次被驱逐。被人类深深伤害的秋白选择与一棵梅树同生共死。粉孩儿、香柳娘和秋白都是白娘子形象的延续，他们承担了表达白娘子作为异类的痛苦内心的任务，他们与白娘子被排挤的同样遭遇，引发读者深入思考“如何与异类相处”的问题。

以往“白蛇传”文本代表了众说纷纭的“白蛇传”故事，这些作品直接出现在文本中，与文本形成了复杂的互文性关系，丰富了重述文本的意义。《人间》中，作者从秋白——大学古典文学老师的角度，客观评价了以往的“白蛇传”文本。“之所以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讲述《白蛇传》的版本、源头，想说的不过是一件事：这是一个千百年来被无数人反复重述的神话故事，可是这也确实是一个千百年前，关于我自己前生前世的传说。”^[35]作为故事的亲历者，秋白的内心充满了痛苦，但是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在其他人的眼中不过是猎奇的传说、消遣的戏曲。当事人痛苦的回忆与文本轻描淡写的叙述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人间与秋白等异类之间划出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横沟，嘲讽了人类的无情冷酷，深化了主题。《青蛇》中，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小青在漫长无聊的等待中，发现有人将“白蛇传”流传下来，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义妖传》等，但这些作品都没有真实地反映事实。小青嘲讽的态度显而易见，作为一个妖，她嘲笑人类的无知，他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却煞有其事地讲述故事；作为一个女性，她讥讽男性可笑的想象，《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作品忽略了女性之间的酸风妒雨，单纯追求白娘子形象的完美。

“白蛇传”的重述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其他非“白蛇传”文本，这些文本与重述作品形成互文关系。现当代作家经常选择那些与作品形成反讽的故事，通过不同故事的对比产生张力，彰显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人间》引用了鸡黍之约的典故，范巨卿是一个十分重视承诺的人，只为千里赴约，用生命践一诺，是“天地间最情深义重的男儿”^[36]。这正是小青所喜欢的范巨卿。但是这是戏曲中的人物，是人类塑造出来的故事形象，并不是真实的人。小青将人类对自己的想象与现实中的人类混淆了。她爱上的是戏曲中的范巨卿，而不是那个扮作“范巨卿”的小生。现实中的“范巨卿”与舞台上的范巨卿形成极大地落差，俊美小生并不是人类自我想象中的重情重义的大丈夫，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小青，他背弃了小青千里相寻、舍命相救的恩义，也背弃了二人之间的爱情。作品中对人类本性的批判主题通过鲜明的对比，以反讽的形式进一步深化。那些加深故事意义表达的故事也是现当代作家们在重述神话时的选择。重述作品叙述的故事与引用的故事在主题表达上是一致的。李碧华的《青蛇》中，通过介绍苏小小、鱼玄机的故事，进一步探讨了两

性之间的爱情。这些女性的爱情故事，似乎已经注定了白娘子和小青故事的结局，她们都逃不过在爱情中受伤害的命运。李碧华引用苏小小等人的故事，通过不同朝代、不同女性人物相同的悲惨遭遇，进一步表现了男权社会中，特别是两性关系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生存状况。

第三章 “白蛇传”重述的规律与意义

“白蛇传”故事的重述，表现出一定的规律，如大话细说、正话反说、他话我说、旧话新说等等。通过这些规律的总结，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探寻神话重述的意义，“白蛇传”的神话重述丰富了“白蛇传”的故事体系，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当代解读和传承，为精神家园以陷入荒芜的当代人寻找精神信仰之源，同时这对中国形象的建立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白蛇传”重述的规律

“白蛇传”在现当代的重述，作家在神话重述中形成了一些典型的重述方法，为神话，特别是“白蛇传”的重述提供了可贵的借鉴意义。

一是大话细说。“白蛇传”故事基本形成于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用万余字就将故事叙述完毕。现当代作家们要扩展为一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必然需要将原有故事细化。“白蛇传”故事的重述者们细化原故事的方法主要有：其一，将叙事重点由关注故事情节的发展转移到人物的内心活动。从梦话馆主的《前白蛇传》开始，重述作品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人间》中，作者更是以手札的形式将法海作为一个除妖人内心种种震颤与感悟，真实全面地展现出来。其二，不同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作品只采用说书人一个视角，现当代重述作品采用多个叙事视角，全方位地对“白蛇传”进行解读。每个人物的角度不同，看取的故事自然也不一样。在整体情节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每个人物所讲述的“白蛇传”相互碰撞，形成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其三，在基本定型的原有故事的基础上，增加故事情节，以此来细化原故事。《后白蛇传》是“白蛇传”故事的续书，梦花馆主围绕许仙、白娘子之子许梦蛟展开，主要讲述了许梦蛟在朝中与奸臣的斗争。《人间》增加了粉孩儿和香柳娘、秋白和“许仙”的故事情节。

二是正话反说。“白蛇传”在流传过程中，其基本的主题已经形成规范，比如白蛇与许仙之间的爱情悲剧，白娘子完美的女性形象。但是，卫聚贤等重述者们并不甘于顺从重述的主流价值，而是选择从故事中挖掘那些被人们忽略的、表现出人性中阴暗一面的因素。卫聚贤在《雷峰塔》中挖掘出“白蛇传”故事中的另一核心要素——欺骗。话剧《雷峰塔》映射了某些社会现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此剧中，白素贞和许仙都成了罪恶的

人物。这里作者的重述意图完全超越了原故事的内涵，古老的故事只是被当成了针砭时弊的叙事框架。依托同一个故事原型，可以重述出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也可以演绎出揭示人间丑恶的闹剧。李碧华在《青蛇》中消解了爱情神话、传统社会所看重的崇高道德以及历史真相。卫聚贤、李碧华为神话重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以反向叙述的方式突破既有的框架和观念，重新建构叙述故事。

三是他话我说。互文性理论认为，整个文学史是一个由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建构起来的复杂体系，文本之间互相影响。从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到李锐夫妇的《人间》，现当代文学中的“白蛇传”故事重述文本，并没有脱离“白蛇传”基本的故事情节。它们都是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对基本的故事情节加以改变，这些重述作品都与“白蛇传”有明显的互文性。但是这些重述文本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讲述，“他话”此时是由“我”的口中说出的，是带有作者自己对“白蛇传”故事的思考，不同的重述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故事进行自己的解读。“白蛇传”重述作品还借用了其他故事，在这些故事意义的衬托之下，重述文本们建立起更加复杂的意义体系。这些被引用的故事或与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形成反讽。如《人间》中所引用的鸡黍之约的故事，戏曲与现实中的范巨卿形成了鲜明对比，或加深了作品中故事意义的表达，如李碧华在《青蛇》中引用苏小小、鱼玄机的故事，表现了女性在爱情中无一例外的悲惨遭遇。

四是旧话新说。现代性是指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方向不确定的源源不息的动力。在现代社会中，过去的固定基点失去了所有意义。在新的文学语境中，“白蛇传”的现当代重述者们重新思考这个古老的神话。神话经由现代性的侵染，摆脱了它所表达的传统主题，带有现当代作家们的独特思考。如梦花馆主的《前白蛇传》，作者借白蛇为求得道升仙、来到人间报恩的故事，讽喻那些忘恩负义的世人；田汉的京剧《白蛇传》中白娘子与许仙坚贞的爱情，因为遭到法海为代表的封建压迫而被迫分开，鲜明地表达了反抗压迫秩序的主题；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将《青蛇》与女性主义联系在一起，通过小青的女性视角，展现女性在失衡的两性爱情关系中的悲惨遭遇。李锐夫妇的《人间》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思考人类借正义之名屠杀、排挤异类的问题。

第二节 “白蛇传”重述的意义

“白蛇传”的现当代重述作品，丰富了“白蛇传”故事的体系，并且发展了故事的意义，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当代解读与传承。“白蛇传”故事，从宋代开始至今已有800多年，从《西湖三塔记》话本中最初的捉妖故事，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故事框架基本成形，经过不同时代的改编和修订，最初宣扬佛教“空即是色”观念的故事，最终被定位为人蛇

相恋的爱情故事，被民众广泛传诵。“白蛇传”作为一个故事原型，被列入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之列。“白蛇传”最初只是由说书人讲述的一个简单故事，写了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人物关系简单，结构也不复杂，这为作家的想象力展示提供了可以挥洒的充足空间。然而重述并不是复述，如何将这个人尽皆知的故事重述出新的内涵，这无疑是现当代作家们重述“白蛇传”所要面临的巨大考验。作家们开始各展奇招，从现代性的眼光重新阐释“白蛇传”的内涵，在为现当代文学增添一笔宝贵的资源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白蛇传”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现当代传承。现代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使文学故事摆脱了它本身所表达的传统主题，带有现当代作家们自己的独特思考。如梦花馆主的《前白蛇传》与民间的侠义主题，作者借白蛇为求得道升仙、来到人间报恩的故事，讽喻那些忘恩负义的世人；田汉的京剧《白蛇传》中白素贞与许仙坚贞不渝的爱情，因为遭到法海为代表的佛教阶级的压迫而被迫分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抗压迫秩序的主题；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将《青蛇》与女性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小青这样一个独特的女性视角，通过“白蛇传”故事的现代重述，展现女性在失衡的两性爱情关系中的遭遇。李锐夫妇的《人间》表达了知识分子立场。作为现代社会的脊梁，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承担起社会责任，思考社会问题。文革的思考一直是李锐难以割舍的叙事主题，文革这场浩劫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才是他重述“白蛇传”的真正起点。文革中的秋白，作为白蛇的转世，被人们，尤其是最亲近的爱人“许宣”背叛的故事。《人间》跨越古今近千年的时间，讲述了人间对异类无情的压迫与迫害。古今情节的交汇使我们已经很难分清何为《人间》真正的叙述本体，究竟是今天重演了远古的悲喜剧，还是以远古的白蛇悲剧映射现时代的人性荒凉与救赎。这表明人性的丑陋一面始终是人类悲剧的根源，正是人间的贪婪与残暴，才造成了古今不绝如缕的人间悲剧。白蛇等这些异类无意加害人类，但是李锐夫妇在《人间》中对这些隐藏在人间的异类被迫害的生存状况的揭示，让人不得不深思作者在序言提出的问题“当迫害依靠了神圣的正义之名，当屠杀演变成大众的狂热，当自私和怯懦成为逃生的木筏，当仇恨和残忍变成照明的火炬的时候，在这人世间，生而为人到底是为了什么？”

[37]

在诸神退位已久、人类精神普遍荒芜的今天，我们需要神话。我们追寻神话并不是想听一个古老的尘封的故事，也不是如书蠹般将神话作为学术加以研究，或是简单地采用、改编或记录一个具体神话传说的情节或意象，那样，我们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空壳的老故事。今天，我们需要神话，是需要它在精神废墟中，撑起一些碎片，需要它来直抵我们的心灵，需要用它来帮助我们感悟生命的意义。现代社会所失去的并不

是神话故事本身，而是解读神话的本能。人类并不单纯为了听故事而读神话，人们读神话是要寻找其中的意义。这便是重述神话的意义所在，对于神话而言，永远不会有一种单一的、普遍公认的版本。随着我们境况的变化，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为的是从故事中获得不受时间限制的真理。只有这样的重述，神话才有生命，才有意义。现当代的作家们回顾远古神话，为精神一片荒芜的现代人寻找精神信仰之源，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神话作为人类童年时期遥远而美好的回忆，以其诗性智慧构建起了人类的文化基因，映照出人类在繁衍过程中永恒的生存命题，这也是人类不断重述神话的一个重要原因。神话以远逝的英雄时代，为现代人做了神圣的精神修剪，为我们复苏了那实际上从未丧失过的神性的生命观照。英国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在她的作品《神话简史》中提到：“一个神话的成败并不以给出多少事实为凭据，最重要的是它能否指导人们的言行举止。它的真理价值必须要在实践中得以揭示——无论是仪式性的还是伦理性的。如果它被视为纯粹理性的假说，那么，它将离人类日渐遥远，而且变得越来越难以置信。”^[38]通过神话重述，让我们回溯历史的轨迹，走在“编年体”之外的另一个空间去触摸藏民族民间文化的印记，并用现代性来观照、反思人性的复杂。更为重要的是，凭借神话的转化功能，我们穿越生命的痛苦之旅，来到一个充满诗意的空间，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去反观这个现实世界，洞察自己的内心，以更为平常、平等、平衡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在诗意的维度中去追求一种精神的永恒。或许，这也是我们这个越来越物欲化的时代最需要的神性关怀。

重述中国的神话，对中国形象的建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李锐所言，“中国作家如何才能用方块字把我们的文学资源、中国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变成自己当下的叙述”^[39]，在精神世界越来越稀薄的当前尤为重要。这种文学自觉必然使中国作家逐渐从创作思想的移植性，用西方文学的思维方式、技巧风格、精神内涵来进行中国当下文学的写作等现象中突围出来，而立足于中国经验，回归到古老的文化传统和叙事传统中，创造性地向自己生存的现实提问，在现代性视域和对传统艺术技法的开掘和传承中淌出新的写作之路。“在我们的叙述中，人性不再是一个单纯外来的概念和词汇，终极关怀也不再仅仅是一个西方概念的被动复述……我们应当向中国伟大的神话传统致敬”^[40]，可见人性经验的获取，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中国文化的深厚资源，来自于中国人的生存现实，而不是对西方人性的摹写导致人性主体性的丧失。神话的重述重塑中国文化的自信，重构中国形象的本土化，对中国当下文化受欧美文化模式所主导的趋势进行反驳，对现代性文化对自然的宰制和支配、对人的操纵和奴役以及文化的同质化现象进行反思，为失去自我的现代人打开通往梦想、神秘的神话世界的大门，恢复生命与大地宇宙的联系，回归到生命的本真，

回溯到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白蛇传”的重述,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重新感受到遥远的神性召唤,遥远而浪漫的神话再度走进我们的文化视野。正如荣格所说,当历史结束时,神话开始了。的确,当统一在现代科学根基之上的思维定式和话语权威面对人类生存的困境、人性的堕落显得那样捉襟见肘之际,或许神话英雄会让我们以新的目光洞察世界的本质所在。

第四章 “白蛇传”重述的困境

从民国时期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至今,“白蛇传”的重述已经持续了近百年的时间,这一重述系列的文学作品为现当代文学史开启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世界,无论是李碧华的《青蛇》中对于现代女性遭遇的关注,还是卫聚贤的《雷峰塔》对于人性中欺骗主题的挖掘,都为现当代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白蛇传”的重述作品作为一股新鲜活力活跃在现当代文坛的同时,也有着十分明显的局限,“白蛇传”的重述面临着多重困境。

第一节 神圣叙事的缺失

“白蛇传”故事在现当代的重述,陷入了神圣情怀的缺失与远古神话神圣叙事不可再现的尴尬困境。神话,就其实质而言,是原始社会的人们通过他们的原始思维不自觉地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加以形象化、人格化而形成的,并与原始信仰紧密相连。而这种与原始信仰的紧密联系造就了神话的神圣叙事。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远古神话通常并不科学且带有超现实色彩,但对原始先民来说却是真实的,甚至有着不可置疑的神圣意味。神圣叙事所塑造的文学世界,对于生活在神圣情怀缺失的今天的现当代作家来说,更像是“乌托邦”式的美好世界,作为“真实”出现的神圣意味却不复存在了,神圣叙事只成为文学或艺术创作所追求的一种方法和手段。神话的神圣叙事体现了其鲜明的时代性,甚至成为区分神话与当下带有神奇色彩的文学作品,如童话、寓言、科幻小说等的重要尺度。

这一尴尬困境主要与神话重述所遭遇的历史环境有关。首先,与西方完整的神话体系不同,中国神话体系进入文字记载时代后,史传传统以及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使得原始神话逐渐历史化,神话历史化也可以说是诗意现实化的过程。经过书写者的文字加工,神话本身所持有的那种神秘原始的色彩被逐渐淡化,书写者们赋予神话更多的现实性,原本充满原始诗意的神话在文字时代的书写中更多的是表现人间烟火的气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神话故事大多集中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里,如在《尚书》、《史记》等史书中,神话是被书写者作为讲述人类起源的“真实”史料载入史册中的,《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就直接把神话中的英雄黄帝、颛顼的故事当成人类祖先的历史来叙述。当充满神

秘色彩的神话蜕变成“客观真实”的历史资料，神话中原有的想象力、诗意被抽空，神圣叙事也随之消失，这为后来的作家重述神话造成了相当的难度。

其次，神话重述还遭遇到了儒家文化的扼制，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对于“怪力乱神”“不语”的态度，将丰富的原始神话故事体系搁置，“敬而远之”。在这一儒家传统的影响下，“怪力乱神”的代表——神话并没有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充分重视，它们有的被儒家文化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比如将大禹治水故事中的大禹更多地作为其追求的“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代表，而对其中的原始想象力略而不见；有的则直接被主流思想拒之门外，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思想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而原始社会成就的神话，其狂放不羁的想象力，已经无法被后来的社会文化所接受，也无法让受这种文化影响的读者产生精神共鸣，最终只有渐行渐远，消失于人类的视野中。面对神话的历史化、现实化倾向，现当代作家们的重述一方面要还原神话一种有生命力、有情感的原生态；另一方面，还要摆脱神话历史化审美心理定势对其创作思想的影响，而这种思维定势是最根本的。

第三，中国现当代的文化环境也为神话的重述造成一定的压力与阻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现代人对于世界的科学认识水平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建国之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更加注重对劳动者的肯定，让当代作家们将目光集中于歌颂劳动者、歌颂人类的创造力身上。在这样的形势下，当代作家们丧失了原始先民对神话的膜拜，他们更多的是以一种现代的批判姿态重新审视神话，而这新的文化环境对于神话的重述无疑又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现当代的作家们面临着如何在缺失神圣情怀的情况下重述神话的新挑战。

“白蛇传”故事重述中神圣叙事的缺失在重述作品中都有体现：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关注的是白蛇身上所体现的人的知恩图报的侠义精神；卫聚贤的《雷峰塔》直接将“白蛇传”故事的背景设置于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描写的是在金钱与欲望中沉沦挣扎的现代人；田汉的《白蛇传》将“白蛇传”的故事描绘成反封建压迫的主题，离开具体的时代语境，其强烈的政治说教色彩使得作品缺乏民间生命力，另外，作品中过分乐观的结局也使得原故事的诗意的悲剧力量大大减弱；李碧华的《青蛇》中，白蛇、青蛇俨然是现代女性心理的代言人，将现代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的复杂心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李锐、蒋韵夫妇也重述了“白蛇传”故事，他们将小说命名为《人间》，讲述的是白蛇一心修炼成人的故事，与其说是对于神话的重述，不如说它更倾向于对于生活与“人间”的人性的探讨。

第二节 作家想象力的匮乏

神圣叙事因为文化环境等客观现实原因而难以实现还可以理解，那么现当代作家在神

话重述时所表现出的想象力的匮乏更加值得我们深思。

“白蛇传”故事重述中，作家想象力的匮乏体现在：一是沿用基本的“白蛇传”故事情节，缺乏创新。从《前白蛇传》到《人间》，这些“白蛇传”故事的重述文本几乎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但是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重述文本基本上延续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故事情节，后来的重述者们或增或删，但都没有脱离原来的故事窠臼。鲁迅在评论重述作品时说道：“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能够与自己的心境贴切的触着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关于作者的说明》）《故事新编》中，鲁迅借用原有的故事，但并不局限于原故事，而是以此为基础在生发出新的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的故事情节，如《出关》借用老子西出阳关的故事，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铺设巡警索要贿赂等故事情节。在旧瓶中装了新酒，在原有故事上引申出新的故事意义。但是，在“白蛇传”故事的重述文本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突破。

二是画蛇添足。如《后白蛇传》为民国时代梦花馆主根据弹词《义妖传后集》改写而成，它彻底改变了以往“白蛇传”故事所表达的爱情主题，转而表现正妻和第三者之间以及朝廷中的忠奸斗争。作者在《后白蛇传》引言中认为《前白蛇传》“结束得十分道地……勉强接续，难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41]在《前白蛇传》中，许仙被塑造为坚定体贴的好丈夫，而在《后白蛇传》中作者虽然不想把许仙写成见异思迁的负心汉，在妻子和第三者胡媚娘之间，许仙选择了胡媚娘，厌恶妻子白素贞，并不是喜新厌旧，而是被胡媚娘幻化成白素贞的样子所迷惑，难辨真伪。许仙虽然没有破坏既有形象，但是成为了被愚弄的木偶。另外，整个故事插入大段许梦蛟和仇练之间的忠奸斗争和反第三者的爱情主题，并无水乳交融的关系，给人以硬凑之感。作为续书，《后白蛇传》内容拖沓重复，骈枝屡见，用笔生硬。无论是从内容还是艺术方面，它都难以被看成是成功的作品。

三是重述者对“白蛇传”故事的生硬移植。“白蛇传”故事定型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以杭州西湖为背景发生的一个流传千古的缠绵的爱情故事，它与江南那种哀婉的气质相符。但是，在“白蛇传”故事的一些重述文本中，如《人间》、《雷峰塔》重述者们将这一以吴侬软语讲述的故事移植到西北地区，或者繁华的大上海，赋予重述文本以西北粗狂或者上海金钱的世俗味道。并不是说这样的尝试没有价值，而是作者在赋予“白蛇传”故事重述文本新的文学气质时，对“白蛇传”故事的改写并不彻底，“白蛇传”故事本身哀婉的江南气质与重述者所赋予的或粗犷或市侩的气质杂陈，重述者在重述“白蛇传”故

事时的不成熟可见一斑。

四是主题先入。“白蛇传”故事的重述，特别是在当代的重述作品，主要是对原有故事“先行文本”的有意反叛和介入。田汉的《白蛇传》在当时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将这个古老传说纳入反封建革命叙事的轨道。田汉的重述使得“白蛇传”原故事的主题和矛盾冲突明显现代化，使得《白蛇传》完全脱尽神话意味，变成一个追求解放的“革命故事”。李碧华的《青蛇》是在女性主义的大旗下被定义为现代女性生存的现实的象征。李锐、蒋韵夫妇的《人间》，作为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2005年开始发起的“重述神话”书系的一部分，带着明确的全球化背景和“重述神话”的命题，也有着预设的融贯现代意识的要求，这些前提对作家的神话重述无疑都形成先入为主的影响。

结语

“白蛇传”故事的重述历经百年，经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传统。“白蛇传”故事的重述以其独特的存在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阅读空间。

“白蛇传”故事中所包含的蛇女母题和塔母题，是这个神话故事不断被重述的重要原因。重述者们通过叙事视角的改变，在消解与互文中重新叙述神话故事。“白蛇传”的现当代重述作品，丰富了“白蛇传”故事的体系，并且发展了故事的意义，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当代解读与传承。同时，神话重述让今天的我们在精神废墟中，撑起一些碎片，那些古老的故事通过作家的重述再一次直抵我们的心灵。“白蛇传”的神话重述还有助于中国形象的建立。

神话重述带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面对以往经典的重述作品，这些重述作品，已经为神话的现当代重述累积了深厚的资源基础，同时也构建了一批难以逾越的典型人物、典型情节，如“白蛇传”重述的基础是形成于明代的关于许仙和白素贞的“白蛇传”故事，白娘子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西湖相遇、盗草救夫、被压雷峰塔、状元祭塔等基本的情节早已深入人心，这就限定了作家们的重述。同时，经过人们历代不绝的传说重述，神话故事也已表现出稳定的原型意义，其充满象征意味的经典情节场景早已规范成型，甚至作为人们深层的公共记忆已经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融为一体，而这些都对读者的阅读思维和期待视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是作家在神话重述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潜在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当代作家们通过叙事视角的改变、反向叙述等方式重述“白蛇传”故事，努力为现当代文学寻找新的可能性，作家们重构的探索和努力显而易见。但是为了神话重述更好地发展，也许我们更应该重视在重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只有在反思的基础，才

能在神话重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注释:

-
- [1] 王增永. 神话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
- [2] 胡乔木.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神话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 [3] 袁珂. 再论广义神话 [J]. 民间文学论坛, 1984, 3.
- [4] 袁珂. 再论广义神话 [J]. 民间文学论坛, 1984, 3.
- [5] 【德】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1.
- [6]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7]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8] 王增永. 神话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44.
- [9] 黄大宏. 重写: 文学文本的经典化途径[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94.
- [10] 同上.
- [11] 高楠, 王纯菲. 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259——260.
- [12] 王增永. 神话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67.
- [13] 【法】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112-116.
- [14] 【法】伊夫·瓦岱. 文学与现代性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7-8.
- [15]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2.
- [16] 陈建宪. 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4, 11.
- [17] 陈建宪. 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4, 18.
- [18]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19] 洪深 洪深文集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20.
- [20] 赵景深, 李平. 雷峰塔传奇与民间文学 [J] 民间文艺集刊, 1985, 174.
- [21] 孔子. 论语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 78.
- [22] 蒋勋. 舞动<白蛇传>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
- [23]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01.

-
- [24]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3.
- [25] 梦花馆主.白蛇全传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4, 8.
- [26] 梦花馆主.白蛇全传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4, 序言.
- [27]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04.
- [28] 李碧华.霸王别姬 青蛇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305.
- [29] 李碧华.霸王别姬 青蛇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375.
- [30] 卫聚贤.雷峰塔 [M] 重庆:说文社,1944, 1.
- [31] 李碧华.霸王别姬 青蛇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378.
- [32] 李碧华.霸王别姬 青蛇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21.
- [33] 李碧华.霸王别姬 青蛇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 [34] 李碧华.霸王别姬 青蛇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380.
- [35] 李锐,蒋韵.人间——重述白蛇传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54.
- [36] 李锐,蒋韵.人间——重述白蛇传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97.
- [37] 李锐,蒋韵.人间——重述白蛇传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序言.
- [38] 【英】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 [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
- [39] 李锐,蒋韵.人间——重述白蛇传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38.
- [40] 李锐,蒋韵.人间——重述白蛇传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59.
- [41] 梦花馆主.白蛇全传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4, 71.

参考文献:

一、期刊杂志

- [1] 李永中. 神话重述与中国形象重构 [J]. 小说评论, 2008, 6.
- [2] 梁海. 神话重述在历史的终点——论阿来的《格萨尔王》 [J]. 当代文坛, 2010, 2.
- [3] 杨汤琛. 神话重述中的现代叩问——评苏童的《碧奴》 [J]. 名作欣赏, 2008, 8.
- [4] 冯玉雷. 重述的误区——苏童《碧奴》批判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7, 2.
- [5] 詹玲. 儒学复兴与神话重述 [J]. 名作欣赏, 2009, 1.
- [6] 张鹏. “神话重述”的策略及其实践——以苏童的《碧奴》为例 [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10, 3.
- [7] 葛红兵 【英】罗芙. 神话: 如何可能被重述? [J] 上海大学学报, 2007, 5.
- [8] 花成柱. 神话与文学 [J] 语文学刊, 2010, 2.
- [9] 叶舒宪. 神话与意识形态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5.
- [10] 程金城. 中国神话与叙事文学原型生成的关系 [J] 兰州大学学报, 2009, 5.

二、专著

- [1] 【法】伊夫·瓦岱. 文学与现代性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2] 王增永. 神话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3]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4] 蒋勋. 舞动白蛇传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5] 朱眉叔. 白蛇系列小说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 [6] 陈建宪. 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4.
- [7] 李碧华. 霸王别姬 青蛇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 [8]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9] 【英】凯伦·阿姆斯特朗. 神话简史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 [10] 梦花馆主. 白蛇全传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 [11] 卫聚贤. 雷峰塔 [M] [M] 重庆: 说文社, 1944.
- [12] 顾一樵. 白娘娘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 [13] 张恨水. 白蛇传 孔雀东南飞 [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3.
- [14] 田汉. 白蛇传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5.

- [15] 李锐, 蒋韵. 人间——重述白蛇传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 [16]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7] 陈建宪. 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18] 吕微. 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后记

四月，草长莺飞，樱花又开。

这个春天，挥一挥衣袖，没有徐志摩那份“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诗意与潇洒，我们恋恋不舍地挥手作别，作别四月的校园，作别那些青葱的岁月。在这个充满脉脉温情的春天里，我们徘徊在校园里那些曾经无数次经过的角落，贪恋地欣赏着这里早已熟悉的一草一木。终究还是没能看完图书馆里的金庸武侠小说，终究还是没能去体育场看一次鲁能的主场……太多的终究，太多的遗憾，多想停下渐行渐远的脚步，转过身，拨转时钟，努力去填补这些空白与遗憾。

七年，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太多的感激，到最后只能化为简单的一句话：谢谢！感谢我的导师王寰鹏老师，感谢那些一直陪在我身边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再见，我的学生时代！

再见，山师！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行走在荆棘上》，《当代小说》2008 年第 22 期，第 24——25 页，独立署名。
- 2、《〈白蛇传〉的当代重述》，《东京文学》2010 年第 10 期，第 132 页，独立署名。